

# 西戰場速寫

陳思明編

上海生生書店發行

西 戰 場 速 寫

陳 恩 明 編

上 海 生 生 書 店 出 版

# 目次

西戰場之形勢.....一

晉北戰線.....  
深 九

一、勝利之初

二、一個小兵

三、一個夜會

四、到前線去

砲火聲中踏上五台山.....  
深 二

一、由同蒲線談起

二、山西的謎揭開

三、太原城如死市

四、月光下的旅行

五、天破曉砲聲緊

六、遇見章嘉活佛

七、可惜山西富源

八、河邊村的訪問

晉東塵戰記..... 終...三二

一、娘子關途中

二、戰雲籠罩着的娘子關

三、倔強的俘虜

四、困獸之鬥

五、乏懸嶺被佔

夜渡汾河..... 終...四三

一、危城

二、怎樣渡過汾河

在西戰場……

一、盤旋山地中

二、在總司令部四邊

三、更向前邁進

失敗的原因……

一、山西的認識

二、兩過太原

三、幾個問題

西安景象……

一個典型的戰士……

……五十四

……六二

……七三

……七八

白鶴林中集會

.....

海國

八一

4

## 西戰場之形勢

# 中日戰事史料徵輯會

自從神聖的民族自由戰爭揭幕之後，戰場可以分爲三個區域；在河北平原曰北戰場，在山西高原曰西戰場，在江南平原曰南戰場。（也有人稱爲東戰場，但我們願保留給山東半島。）日本大陸政策固屬永無止境，但因華北諸省可與偽國打成一片，自必更爲注重。在西戰場方面，一路沿平綏線可出河套，一路循同蒲線可達關中，在今日更有國際的意義，山西高原，山谷崎嶇，易守難攻，便於爭奇競險，在戰略上尤饒有價值。自八月下旬起，張垣南口大同雁門諸要地，相繼陷落，北方震動。至九月下旬，我軍有平型關之捷，掃蕩日軍精銳的第五師團，爲華北戰事第一次大勝利，足證我軍對於軍事地理確有深刻認識，給予國民以極大的興奮。自是以後，晉北陣線雖不免常有出入，但此類「聚而殲之」「平型關式」的戰略，相信可以層出不已。軍事專家嘗稱平型關一役，已開華北戰事的機運，而爲華北戰場的關

鍵，誠非誇言。本篇試從歷史地理學的觀察，就西戰場的強形巨勢，略加說明。

平型關爲內長城要塞之一，內長城對外長城而言，在內外長城之間爲桑乾河盆地。欲知平型關之位置，當先述桑乾河盆地。此次華北戰事以蘆溝橋爲導線，橋跨永定河上，桑乾河卽永定河之上流。是河含沙甚多，又稱渾河，一名小黃河。考中國文化之起源，小黃河似較黃河爲尤古。我四萬萬同胞皆自稱爲黃帝子孫，黃帝定都涿鹿，卽今察哈爾省涿鹿縣，在桑乾河北岸。黃帝發明指南車，與蚩尤戰，大敗之，是爲中國歷史之曙光，並爲中國科學之萌芽。涿鹿縣東有懷來縣，相傳黃帝大會諸侯，合符釜山，卽在其城北。近年來中國史學界疑古之風甚盛，黃帝子孫一語似將成爲問題。但最近考古發掘之結果，證明史記殷本紀所載世系，全是實錄，我們祖先宅居於燕山踰臨已有二十萬年之久。可知中國古史決非悠謬之談，桑乾盆地當可信爲中國文化之發祥地。我們要恢復黃帝故都，要還我北平。

數千年來桑乾盆地之史蹟，茲不備舉，要之其地始終爲邊防用武之地。自北而



南，大致可分三線，陰山之長城代表國防第一線，盆地北邊的外長城爲第二線，盆地南邊的內長城爲第三線。桑乾盆地分隸晉察二省，在地理上實屬一區，其都市分佈皆與桑乾河諸支流有關，在御河者曰大同，在壺流河者曰蔚縣，在洋河者曰張家口宣化，在嬌河者曰懷來，涿鹿則臨幹流。前人謂北平之防，左蒞遼而右宣大，蓋明代以宣化大同爲邊防重鎮，合稱「宣大」。宣化乃古之上谷，大同乃古之雲中，故又有「雲谷」之名。雲谷區域山嶺環列，可稱四塞，內外長城沿山而築，北山在張垣大同之北者曰野狐嶺，南山在河北境曰燕山。在山西境曰恆山。長城古址變遷甚多，今日之長城實爲明代之邊牆，其在雲谷區者，大部分爲明嘉靖年間總督宣大軍務翁萬達所建築，距今已四百年。當時設險置關，據高臨深，守望瞭然，種種擘畫，勞心焦思，曲盡其宜，其規模猶今人所謂集團要塞。

內長城之關塞，自東而西，主要者有九：爲便利計，可稱爲東三關，卽居庸關，紫荆關，倒馬關；中三關卽飛狐口，平型關，茹越口；西三關卽雁門關寧武關與

偏關。平型關居九關之中堅，屬山西繁峙縣，但距靈邱縣城較近，靈邱之北有廣靈縣，靈字之義相傳係紀念趙武靈王，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北却強胡，其葬地卽在平型關附近。中國文化源遠流長，過關塞輒令人思及古代之民族英雄。

平型關之北爲恆山，其南爲五台山，皆屬太行山脈之支阜。戰國策稱恆山爲天下之脊，蓋其地爲重要分水嶺，北流者爲桑乾河系統，東流者爲大清河系統，西流者爲滹沱河之正源，皆自平型關附近紆迴分岐，最後以天津爲衆流歸宿之地。山間通路皆沿谿谷而行，此關兼顧各方，當出入之要衝。型字或作峒，殆與井陘關之陘相通。太行山脈係斷層作用而成，地勢急轉直下，成爲峻坂，上下交通至爲艱阻，惟賴山溝以事攀援。此類峻急之山溝，在燕晉稱之曰陘，在陝西稱之曰峪。平字古亦作瓶，蓋嶮山溝愈進愈窄，如瓶塞然，如咽喉然。此關位於冀察晉三省邊境，道路由此輻射而出，實爲主要之戰略地帶。握此樞紐，復與其他要塞相爲犄角，對於冀察晉綏諸省之軍事，實有聯絡策應之妙用，誠爲控扼要也。

內長城之東三關，曰居庸紫荆倒馬，後二者合稱爲金馬二關，（紫荆關一名金坡關，卽古之蒲陰關）均在河北省涿源縣境，與平型關有唇齒相依之勢。涿水經紫荆關入易水，沿流而下可至平漢路上之涿縣。易水下流爲白溝河，一名拒馬河，北宋時與契丹以此河爲界，故亦稱界河。昔蒙古滅金，攻居庸未下，乃以奇兵出紫荆關，轉自南口攻居庸破之，所謂『勁卒擣居庸，北附其背，大軍出紫荆，南扼其吭』，而北平遂不能守。澧水出倒馬關入唐縣，稱爲唐河，與易水均爲大清河之支流。定縣介於保定正定之間。後魏時建都大同，欲開一捷徑南達定縣，於是發卒五萬人，治直道，名曰靈邱道，至今尙可通行大車。故由金馬二關出師，可以截斷平漢交通，不但威脅北平，卽保定與正定亦皆受壓迫，敵雖深入，而有歸路斷絕之危險。敵人有鑒於此，故急攻平型，我軍給予致命的打擊，故此役確爲華北戰事的轉機。

由平型關北經靈邱廣靈二縣，至察哈爾省之蔚縣，自蔚縣至宣化亦爲大道。丁

文江君曾建議由宣化或涿鹿（距平綏路下花園站三十里）修築支路直達廣靈，則蔚廣二縣煤田之發達，未可限量云。現在有宣蔚公路，沿此路進克宣化，則切斷平綏路之交通。宣化居三口（南口張家口獨石口）之中心，不但收復察南，且可出獨石口以攻多倫。蔚縣北枕桑乾，中帶壺流，在前代有「鐵城」之目，倒馬關古稱鴻之塞，亦有「鐵關」之名。由鐵城趨鐵關，中經飛狐口，即古之飛狐道。前人詩云：「漢代飛狐道，今朝倒馬關。」又云：「昔聞飛狐口，奇兵入擄虛。」靈邱道爲燕晉交通之間道，飛狐道爲燕察交通之間道，三省邊區關山嚴固，誠爲軍事活動之中樞。

宣化既失，敵人由南北二道圖我山西，北由大同窺雁門，當大道之衝，南由蔚縣趨平型，襲雁門之後。蓋由平型陸進繁峙代縣，則雁門關腹背受敵。而太原不得安枕。故平型雁門一線，在晉北邊防特爲重要，鎮戍遺跡沿山錯列。後魏建都大同，奄有恆代，規取河北，蠶食河南，而中國倒懸之勢成。宋以恆山與遼人分界，晉

及民間之楊令公（業）及其子楊六郎（延昭）之歷史小說，其背景即在此線。楊業屯兵備邊，屢破強敵，雁門之戰重傷被擒，三日不食死，故永為後世國民所哀慕與景仰。內外長城都是中國民族血和肉所築成的。前文言靈邱道以靈邱或平型關為中心，由此經桑乾盆地以達大同，則可以解歸綏之圍。蓋由靈邱廣靈北至天鎮陽高，即可截斷宣化與大同之聯絡，宣大已入我手，方可收復綏遠。昔漢破匈奴，唐平突厥，皆由晉北以赴塞外，其用兵路線尙可覆按。

◎日本山梨中將會說：「中國古籍中關於戰略之學高深精妙，有非德國近代戰略諸書所能望其項背者。」（見杜錫珪考察列強海軍報告）但是這些戰略不是憑空杜撰的，是從我祖國偉大山河磨鍊出來的。我們承受了祖先遺傳下來的偉大山河，並承受了祖先遺傳下來的戰略戰術，終于有平型關的大捷。我們要繼續作「平型關式」的殲滅戰，如黃帝之滅蚩尤，方不愧為黃帝子孫。平型關一帶的集團要塞，是華北戰場鎖鑰所寄，亦是冀察晉綏四省軍事上的樞要。唐代安史之亂，河北淪陷，幸

太原無恙，故李光弼郭子儀輩得藉山西爲根據，卒收恢復之功，而成中興之業。古人偉大的榜樣，即令人努力的目標。我們全體國民對於前方抗戰的愛國健兒，尤其是參與平型關戰役的第八路軍和第十三軍一部分戰士，要呈獻我們最深摯的感激和敬禮。

## 晉北戰線

溪映

### 一 勝利之初

幾天接續不斷的砲聲，借着山嶺強烈的迴音遠傳到一百六七十里甚至更遠的地方。

不管平漢線的失利對於山西作戰的影響如何重大，不管敵人的大砲飛機戰車正在如何凶猛的衝擊，我們目前在晉北的戰爭確已經開始有了轉機，我們已經轉守為攻，我們已經用運動戰游擊戰來配合主力戰以包圍敵人，切斷敵人的後路，因之，在作戰的行動，條件上我們已經取得勝利。如果我們把握住攻勢防禦戰略是抗戰勝利的基本原則而充分運用之，那麼保衛山西以轉變整個華北局勢是可能的了。

砲彈多是我們發的，每一個砲彈都打在敵人的身上。同蒲戰線經過原平姜玉貞旅的壯烈犧牲，終因力竭人盡讓敵人進至忻口。忻口以下直達太原晉南一線為平

原地帶，在這一區域無疑將增加我們作戰的困難，根據我們今天作戰的力量，實際上忻口即所以援救山西的危亡。於是我們在忻口增加大兵，並且在戰路上取了攻勢。今天電報消息：敵人後方僅有的兩條交通線，一由大同至崞縣，一由察南經平型關，繁峙，代縣至崞縣，完全爲我×路軍無數的支隊所切斷，使敵人的前方與後方失了聯繫。同時同蒲線左右翼×路軍已經分別抄在攻忻口敵人的背後，並佔據大興村與正面主力軍取夾攻之勢。

今天晉北的戰爭，我們已經完全取得主動地位，這正是我們一鼓而殲滅敵人的機會，我們要用十分的信念十分的勇氣來爭取這個前途，千鈞一髮，晉北之戰乃華北抗戰勝敗之門！

雖是十月天氣，經過一夜塞外寒風的侵襲，五台山頭已經降雪了。太陽出來以後，雪又變成了冰。山巔轉轉着的鳥道，爲冰雪凝積着，人就在這上面迎着寒風前進，聽說雁門關外也降了雪，戰士們一身棉衣是難抵雪山上寒氣的，但是他們不會



因爲寒冰而忽略了他們的任務，反而活動更積極了。

從五台山頭向平型關望去，驚濤巨浪樣的山巒連到天的一邊，滹沱河上游橫穿兩峯之間通過了，茂綠的松林倚在山坡上。這平日都是遊山道士開心的地方，而今天已變成國際戰爭的戰場。自從敵人突破茹越之後，長城邊上的代縣，繁峙，平型關，靈邱一線，屯集了敵軍，我們的游擊隊也不斷地在這區域內活動。等到他們的活動更開展出去，隨時在敵人運動中來消滅他，使蟬聚在幾個據點，直到游擊隊控制了敵人後方。

平型關附近的團城口，住着一連敵軍，他們整日戰慄在存亡的歧途上，游擊隊從關上經過，從容地破壞了十幾里汽車路，截住了一百三十幾輛汽車，大批子彈給養由敵人手中輕輕送過了，游擊隊再向北活動佔領了廣靈城，擊潰敵軍，深入察南之蔚縣，幾支游擊隊進入河北，在涞陽，阜平，曲陽一帶活動，威脅着平漢路，威脅着保定，威脅着蘆溝橋。

山上下來的人，帶回來各式各樣的戰利品：槍炮子彈呀，呢大衣呀，戰刀呀，皮靴呀，照像機手電筒呀，帶回來了勝利的歡欣，他們講敵人的無能，不會打仗，固然有些時候不肯繳槍，但這原因在怕死，在我們的宣傳工作沒有做好，不怨別的。

烟霧薄薄地爬上了腰，山角下透出樹林，陽光晒起了草香，農家男女在田間收拾他們的秋收了。雖然遲了一個時期，他們割着仍覺滿足，知道現在有他們收秋的空裕時間。

## 二 一個小兵

在同蒲線可能變成殲滅戰，平型關上嚇退敵人的時，而另一方面因為平漢戰爭的失利，正太線娘子關前也風雲變色了。

日軍企圖佔領山西，是要迫使我們的軍隊退走黃河以南，估計我們退黃河以後，再不容易渡河北進，那麼他可以橫行西北各省，同時也可以用全力來攻打東南海

岸，這無疑地增加了我們抗戰的困難。在我們處在目前的戰局之下，保衛山西實際  
上即所以保衛華北。山西有複雜的地形，沒有幾條大路，到處都是驢行小道，敵人  
的高度殺人武器減低了它的效力。我們隨時可以藉着天時，地利，人和來消滅敵人  
。把敵人趕出山西去，向河北作大迂迴，驅逐河北的敵人，收復河北。

華北抗戰演變到今天的程度，我們無法因循，顧慮，恐懼，徬徨，只有更堅定  
我們前進的積極性，平心靜氣排除自己一切錯誤，認清我們晉北作戰的優點，開般  
出去，勇猛地，勇猛地前進不息，勝利一定是我們的。

正太線戰爭發動，記者遂決定從北線趕上一支X路軍隊，到正太線去。送我  
的是X路軍一個十六歲的小兵帶着一匹騾子，我們步出村莊已經是下午四時鐘，五  
十里的途程，一半要行在夜間了。我開始猶豫這小孩子他能否帶我到所要去的地方  
，於是注意到他：帽子遮到耳朵，袖子挽起一半，一支盒子槍打在屁股上，子彈  
袋斜背着，裹腿下面是一雙赤脚，兩隻草鞋，行起路來靈巧均勻地抬動着，我趕不

及他。和他攀談起來。

「小同志，今天到那裏呀？」

「X村，山東口音。」

「好多路呢？」

「五十里」。淡淡地，「今天要走一些黑路的。」

「那麼這一條路你可認得？」

「上月隊伍來時走過一次，沒有住那個村子。」

「那麼……你是山東人？」

「是的，俺加入X軍已經五年，是在江西。」

他這樣的答覆嚇倒了我。進而又聽到我所希望知道對於他的事情，如一串串的連珠，如一齣緊張動人的武戲，如一個歷史英雄的故事，一個多麼勇敢有爲生平啊！

我們常信在困苦環境中掙扎的人多是最有生存技能的人，最有前途的人。一個至大至剛，不屈不撓的人格如須是飽嚙了困苦而能夠克服困苦的人所具有，一切處在優越地位，過着安適生活的，甚至製造困頓別人條件的，大都在退化，失敗的旋渦上打轉圈了。譬如這位小兵，如果他不是受着生存的威脅，更重要的如果他不會極的對抗威脅，則難有這樣豐富的生活經驗，和明敏的腦力，來成功他這樣一位站在鬪爭最前線的少年民族英雄。再如中華民族對着侵略的日本帝國主義者，我們深信日本軍閥必致失敗，中華民族必有它的解放光榮前途，道理也就是我們處在反抗，求生存的地位的一個主要條件之上。

過五台縣城就路黑了，暗淡的月光照出一堆堆的村莊樹木，這裏有一條通太原的汽車路，但是我們爲了便捷常常插入小道裏走，這對於小兵已經毫不生疎了。汽車大車白天避飛機，也利用晚間行路，車燈由遠而近的奔上來。及至我們進入一條岔路，好久不見燈光，也到了目的地。

### 三 一個夜會

這裏有X路軍三個主要單位，開到沒有多久，在村裏住了幾天，使全村莊活躍起來。

今天晚上，大家爲了組織一個村的總動員委員會，並請軍隊演戲，村頭戲台前而農民們肩並肩地聚攏，女人和小孩也坐在高處看。一個人把他的汽燈拿來，戲台上頓時照得通亮。主席是一位紳士，他用高亢的喉嚨說明了總動員會已經在山西各處成立了，在太原有一個總會，縣有縣動員會，區有區動員會哩。我們今天成立村動員會是爲的大家一齊來打日本。我們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直要做得公公道道……」他很興奮，由始至終一個聲調，下邊的空氣也沉靜而緊張。

「……現在請區代表X同志來給我們講話」。

大家注意到由旁邊上來的是一位挺直了腰身的青年軍人，看他站在台的邊緣上，好像要用最短的距離來向着大家，或者要同大家握一把手，台下，同聲咳嗽了一

下，表示他們願意聽他說些甚麼。

「今天我們本來是要看戲的，我不應當佔掉許多時間。但是——」很輕的異地口音，「今天這個會真的應當開嘍！假使現在我們靜些，不是還可以聽見響砲嗎？（『聽見！』）敵人在朔縣，寧武，代縣，繁峙，靈邱一帶，殺死幾千幾百老百姓，你們聽見嗎？」（『聽見！』）敵人的刀眼看到我們頭上了，日本強盜準備亡我們的國，滅我們的家，要我們的性命！」

下面一點聲音也沒有。

「……我告訴大家一個方法，好嗎？敵人來時，大家一齊把糧食藏完，東西埋起，跑在山上等等，敵人到我們家里沒的吃食沒的見人，他慌了。到夜裏我們轉來，在村子周圍喊叫，他不知來多少隊伍，使他一夜睡不得。這樣兩天，他成了瞎子，沒有吃沒有睡，他就跑了，否則也讓我們軍隊打死了。好嗎？（『好！』）」

「今天的會就是我們組織起來，趕走日本強盜。首先我們要把一切捐稅統統不

要再繳。窮人們又打日本又納捐納稅是辦不到的。我們要實行閻主任『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的主張，有錢的一定要出錢，沒有錢的我們有力的就使出我們的力量。剛才主席，他是有錢的，他願意作一個模範，假如有錢的不願出錢，我們要用大家的決議來強迫他。有力的參加到自衛隊，義勇隊，或者擔任慰勞，運輸，担架，救護……。」

講話人痛快的話，和平的態度感動了全場，大家互相議論着，直到戲一幕幕的閃在眼前，日本軍的凶殘，屠刀下同胞的悲境，青年人的反抗，一齊團結打死敵人的痛快又熱辣地裝滿在大家腦中。

#### 四 到前線去

第二天隊伍出發。許多小同志，把應帶的東西都背在身上，救亡的歌聲還不斷的在嘴邊流。預備號跟着一曲「起來，不願作奴隸的人們！……」前進號跟着「向前走，別退後，生死已到最後關頭！……」



隊伍不必看齊，立正，稍息，行來自然不拘，沒有階級之分，只有指揮員和戰鬥員的不同，沒有生活的不同，反而更密切的打成一片。行起軍來有些人帶上書看，有些人在練習日語，有些人就逐一檢討北線各處的勝利。小兵們他的赤腳穿草鞋，有的讓石子撞破趾頭，鞋帶也斷了，又趕不上隊伍，也許坐在石上涕哭一下。但是他們沒有特殊情形，從不要人管，從不掉開隊伍，即使在休息時，他們也不必歌在一起的。

太行山裏的路，多半只能允許單人行進，不是沿着河邊，就是蜿蜒在深谷裏，到某一個山嶺需要越過時，路更成了一條強的漢子，它硬挺挺地就上去了。這時隊伍行列間歌聲也擴大起來，假使有人走遲了脚步，他的前面立時就會增多了幾人。

滹沱河水流在絕壁的中間，一座大橋連起兩面山根的小道，道是在石壁鑿成的，紅葉從山上飄下來，經過行人的身邊落到河裏去。在這地方我們遇到了轉戰太行山東麓兩個月的一批友軍。我們讓開道路請他們通過，宣傳隊音樂隊馬上就跑上橋

頭給他們吹唱起來，從「進行曲」到「漢宮秋月」。大隊過橋時宣傳隊領導着喊口號，從「驅逐日寇出中國」到「擁護抗日友軍。」友軍疲憊的面容上添上了緊張的笑，長官也領導着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一時聲音震動山谷。

他們在橋上休息的問一個宣傳隊的隊員：「你幾歲了」。

「十三」？

「你爲什麼要當兵」？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它現在侵略我們，我們四萬五千萬同胞都應當一致武裝

起來，把它趕出去！」——溪

## 炮火聲中踏上五台山

### 一 由同蒲線說起

在黃河中心遙望山西高原，的確是偉立在燕豫秦的平地上，同蒲車從渡口向上盤繞，繼經輾轉，才能到了高原上的平地。到永濟（蒲州）那裏有古夷齊餓死的首陽山，絕然不是在低地遙望着那樣高大了。

同蒲路是一條小型的兵工路，三年前南段告成了，把山西土貨，由那三十二磅輕鋼軌運輸出去，營業極好，當旺月，收入可達三十萬，而開支僅有六萬光景。因此，更加爲了軍事，北段四百里立即趕修，也只差十餘里便達終點，現在因了戰事，已陷於停頓。路身工程不很好，而日本購來的機車，尤其愛壞，時走時停，五百里路要坐三天車箱，已並不成爲奇事。

到解縣，在那巍然的關聖帝君廟後，（此地係關公生地），有一個能夠年產二

萬担「池鹽」的碧綠鹽池，附近一帶地方都白白的，有如鋪着，重嚴霜。使人感到山西之富，無所不有。卽這古海的邊際上，把鹹鹽也毫不吝惜地給與晉人，難怪閻錫山氏專喜來作省單位的自給自足建設，天賦的優厚，除糧食徵成問題外，其他全可以輸出，這一省宛然就如一國。事實上二十六年以來，山西的局面尙是另有它的風格。

## 二 山西的謎揭開

晉北的大戰發生後，國人的目光一齊集中山西，意中總以爲這負有盛譽的模範省人民素有訓練，且未經內戰的太大犧牲，總也可以作爲國防前線上的『模範省』不但事實大謬不然，山西的謎，這一次是揭開了，閉門所做的是一些什麼事，也大自於天下。抗戰是一塊試金石，證明了多年來的民衆組織並未生什麼功效，如果有用，一切完全得澈底的重新組織。

×××軍在閻氏指揮下來到山西抗日，他們作戰的優美成績是博得了全國的讚

美，而山西人，沿綫上提說起來都同聲誇贊：「他們打得好」。

但後方人心並不熱烈。新的組織有主張公道團主持民衆自衛隊，和犧牲同盟在倡導的少年先鋒隊，實在說，這二者都是政府主持，權限分得並不甚清。另外，還有一個民族革命戰爭戰地總動員委員會，他們的工作和前者有點區別，而且是在指定的八路軍防區內。如雁門關長城內外十八縣察南五縣，晉西十三縣，綏遠等。

和我們的車子一同走着的有兩車少年先鋒隊，是十八至三十歲的青年，自動報名參加的，各縣都有，他們將要集中省會訓練。當局要組織民衆，却不激發民衆，教育民衆，他們路過各站，像傷兵一樣的，連白開水都不易得到。至於組織民衆來向他們唱歌和慰勞，更是談不到的事了。這樣情況下，少年先鋒隊如何會有熱情？如何會能更進一步地明瞭自己的任務？

### 三 太原城如死市

同蒲鐵路是沿着汾河流域在前進。汾河黃濁不能行船，却能供灌溉之用，這裏

盛產雜糧，烟草，棉花，稻米，是屬於太原盆地裏的一個肥沃區域，和桑乾河流域的大同盆地並稱爲山西的兩大農產區。這時光，雜糧已收清，唯棉花依然留在地裏，枯莖猶在曳着髮似的白絨，這東西摘採費工最大，而今年的價格又廉，從四角餘減至二角以下，農夫們便懶得去動手了。原料價的暴跌，生活的增高，農民的痛苦，都是戰時應防止的事。

山西的田地大半是梯田，車子在沿河走時，兩岸是壁立着無數的大螺螄，這山大半是石炭岩層。下層是煤炭，上層是沙岩或黃土，鐵路使土壤剖開了不少的橫切面，很多地方都在裸露着灰煤層或鐵沙。全境內遍佈大山，高出海面一千五百尺以上，山脈之間即是低地，找不到魯豫那樣的產大無垠的平原。

沿途中，或到山西有一些是比別處進步的，如別處的民衆組織根本還未開始，而本省大部農局已領得槍械，但是主持者因爲矛盾很多，還未能達到更高的階段上，也就比如太原城外的十餘大工廠，完全是省單位的建設一樣。

一共坐了三天車，夜中到太原，連日數次轟炸的結果，太原冷清如死市。

#### 四 月光下的旅行

一行人：一個傳令兵，兩個軍需押運者，一個汽車司機，兩個修理手，同着記者齊坐在一輛載重汽車上向前方駛去。

開車時間是夜十二點，爲了避免敵機的轟炸。

月色猶如水銀燈，把大地照射得光明近於白晝，太原的郊外，烟突，遠山，近樹，一堆堆的房屋，都看得十分清晰。汽車來來往往的很頻繁，不大開燈，只在兩車將要磨擦時，才肯睜一睜眼。

我們這一輛車子很奇怪，每走到一個相當時候，爲了不過油，便要停止下來修理一回。方才停下，一位哨兵便走向前來大聲問道：『是運烟的車嗎？』機師回答說『不是，』對方聽了便罵着走去。爲了這一路上，聽了不少的罵。可是當看到那哨兵的影子埋在黃塵裏的時候，我很同情他，在淒風寒夜裏，握着一桿冷冰冰的槍

，看着自己的影子，他需要一點溫暖——渴望有隻捲烟銜在乾燥的嘴唇上。

盤旋了半天山地，通過了石陵關，這是太原的最後一道門戶，這裏也駐紮着相當的兵力。車子到了忻縣便死命不肯再走，機匠在那裏一連修理了四個鐘頭，手電筒的一筒新電都用盡，天由黑轉白，由白轉亮了。

##### 五 天破曉砲聲緊

天才發亮，我們的頭頂上便開始通過着敵人的飛機，三三五五的向四面飛去，一個慘白的大月亮，猶像掛在電線竿上。前方的炮聲響得很緊，北天上，依稀的有點紅光。記者嘆息自己沒有在洋樓頂上觀戰的幸運，只會不時地蹲在樹下躲避飛機。

路旁邊的老百姓告訴我說，忻縣城裏昨天去了飛機投彈，有一家十四人全體埋了一個土窖裏，現在逃得已遇不到人。戰事在前方四十里處的忻口，昨天炮聽着更響，今天却已遠了。



從忻縣轉正東，冒險向前開駛，車方收拾好，走得很慢。一路上，除了運送輜重的民夫外，再也看不到一個人。我們並沒有墜壁清野，我們的雜糧都留在田地裏沒有收割，除了不必逃走的殘廢人摘些食用外，大半都肥了過路的牲口。

## 六 遇見章嘉活佛

到了定襄縣，車子又壞了，大砲響着，我們又把汽車推到大樹底下去修理，說話之間飛機從北方又上來了，大家忙放下手，逃到樹旁一所破房子裏。忽的又從東邊開來一輛大載重汽車，也停在房子前面，一批人趕忙跳下車，四散逃避，最後面有一位蒙古裝人，紫袍子，黑坎肩，一雙大黃牛皮靴只在我們房門前徘徊，我們的傳令兵發了怒，一把將他拉起來，罵道：『在外面幌什麼？想作漢奸嗎？』

飛機過去了，却來了一些衛兵模樣人把這紫衣人又迎到車上去，記者到了前面一探詢，才知道這位便是鼎鼎大名的章嘉活佛，他是從五台山才下來，到太原去。記者忙到車前致敬，雖然沒有獻『哈達』，但佛爺也微笑頷首，他是大個子，

駝背，長臉面孔上有些烟氣。他的傳譯人告訴我，說是中央惦記佛爺，所以佛爺下山了。五台上有青黃二教，章嘉便是黃教的領袖，記者敬詢佛爺對於中日民族革命戰爭之感想，傳譯官似乎翻不出，佛爺只是癡笑而已。

#### 七 可惜山西富源

汽車修理畢，又在這五台與繁舟兩山之間的滄沱河積小平原上飛馳，急行間，驚嚇不知多少在運輸中的馬匹。這一帶地方土壤顯鹹性有很肥處，山中間，浮表路出煤層，供人們隨意掘取。

到了河邊村——閻錫山氏的故鄉，一千餘戶的村子已經找不出一個小店，大路旁近來了一個小燒餅販子，他的燒餅一角洋只賣兩個，他說，昨天砲響得利害時，除了大路檢查行人的執法隊外。全村看不見一個人影。這村子是由百十戶發展成千餘戶的，房屋蓋得很整齊，綠柳垂絲處，便是閻氏捐給村有的大花園。

#### 八 河邊村的訪問

討厭的車子又壞了，記者便在此探詢了一下晉地的得綱，村人們得到閻氏的好處的確不少，沒老婆的可得一百元娶老婆，沒有房子住的可以得到半畝土地和八十元的蓋房費，這些錢算是貸款，以後再還。閻氏有廣大的土地，他有七個收租人，他施行土地村有後，將租佃的『三七』或『四六』，改變為『五五』對分了，可嘆的是同村姓閻的十餘家，除了閻錫山氏自己外，別人還沒有照辦過。

到了傍晚，又目送了幾架敵人飛機過去，前方的砲響聽不見，後方放了心，汽車又勉強開行了。過河邊村，繞滄沱長橋，一夜來了，月明在天，水影盪漾，但因爲敵機會在此地投彈過，便忘記了起『絕世之威』。

再向上，入了五台山地，這條公路新造成了不久，轉折角度嫌太銳，而且坡度很大，但因了運輸極繁，路身已有破碎，汽車在上面走着，人體與車身時時分離。

路上，有人指給我看，敵人轟炸得傾塌下來的火土壁。

深夜到了五台，不再前進，踏着炸得狼藉不堪的礮石碎屑，踏進高樓豎立式的

縣城裏。

——徐盈

## 晉東鏖戰紀

### 一 娘子關途中

太原的軍部同志真熱情，一見面就告訴我，有去娘子關的機會，但是當時的即晚要動身，我想去娘子關的機會不是很難的，寫完大白水正面的全般戰況再去，還是可以的。

次日的深夜，×××、×××、×××三位×軍中的健將和我談論戰地的民衆情形時，×××先生給予我去娘子關很好的機會。但是一小時開始動作，這個機會即昨天放棄的。黃××先生爲了郝夢齡軍長劉家麒師長的殉國，改爲今夜，二次碰到不抓住牠，太可惜了。

爲了敵機的空襲，一切工作，都在燈光下活動，由娘子關運載傷了的弟兄回來的車輛，機車拉出站台外的僻處去休息，車站上頓時現出空曠的靜寂來。傷了的弟

另等待救護隊來抬進醫院，二三付担架往返的抬送，先被抬走的自然少受些痛苦，落在遠處的要等担架放到面前來，須有相當時間的盼待。十月的天氣，一身單衣抵禦不了夜寒，三五人一堆，在鐵軌與鐵軌間的隙地上，圍着燒過了的木柴爐灰取暖。輕傷的不先進醫院去，緊縮着體肢到站台鐵道間找尋木片來加強這堆爐灰的火力。這星星之火，醫院裏的棉被，醫官的臉色，也許沒有牠那樣溫和，故他們如此戀棧。還有的佝僂著背脊討開水解渴。太原市上的民衆，山西戰地總動員會的會員，沒有一個犧牲了睡眠，在站上來照料他們一下。

黃××先生感覺到這種情境的淒涼，吩咐負責者快些抬送，因為他在這方面，什麼都可以管。其他的人亦未嘗沒有這種感覺，因為多年來的政治，養成了政治上縱的關係，在橫的方面不能發生作用，一切都是由上而下，造成頭重腳輕。

沿途的景色，在黑暗中掠過，石家莊失陷，平漢路上的戰爭，一部份移到娘子關，正太路的客車，只通陽泉，軍用車能通達娘子關車站。我們這列專車，自然可

以直放娘子關，但是到了陽泉，已是陽光滿地，敵機開始活動，同時昨夜別方的戰況須探問清楚。於是這列專車開到陽泉附近一個煤礦去隱蔽，到晚上再開娘子關。

這個是保煤礦公司的第二煤礦，開採了二十餘年，每天有七八百噸的產量。大塊的無烟煤銷外省，屑碎銷供本省住家作燃料。爲了戰爭已停工了，千餘的礦工，半數回家，半數武裝起來了。

車上同行的有幾位入路軍的同志，他們在前面站上下車了。現在只有黃××先生及徐佛觀先生，再無重要幕僚，徐先生忙於軍書，我們圍住一個車廂，到傍晚才開始正式談話。他對娘子關戰爭經過談之甚詳。立賦七言詩兩首，寫娘子關危急時，軍隊有退意，黃××先生寧死不下，各軍始奮勇反抗，才守住這座雄關情形。茲錄於左：

登車慷慨上幽燕	誰信金甌自此殘	宮闕九重留帝宅	長城千里剩雄關
覆巢尙有求完卵	擊楫寧無共濟船	未許新亭空洒淚	如公一柱已擎天

太行落日亂高峯  逸似秦關百二重  胡馬正尋千里牧  將軍真欲一丸封

徒聞黃石矜奇策  只見青燐怨大風  漫道此行行不易  河山入眼總怱怱

晚餐時黃××先生問：『在戰地做新聞工作，感覺到最苦的是什麼？』『在戰地有了新聞，消息無法打出去，每次後撤，總是爲了內在的缺欠，不是拚到拚不過而後撤退的失利，覺得最苦的莫過於此。屬於生活上的困難，倒並不覺得苦楚來。』

## 二  戰雲籠罩着的娘子關

十月十八日的晚上，正是廢歷的九月望日的晚上，圓潤的明月，由娘子關上的過來，清澈的月光，透過疏黃的樹頭，洒落在地面上。一列專車就在這半明半暗的月光樹影下停靠了。這兒不是站驛，是崇峻的山坡，經過人工的裁切，變成了斷崖間開鑿着不少個深長的峯洞。我們要到這洞裏去拜訪負前方軍事責任的孫××先生。



我的目的地到了。黃××先生仍舊返回他的駐地，臨行時還把我向孫××先生再介紹一遍。愛護新聞界的熱忱，我在此敬致謝意。

石家莊陷落後，有幾部份的軍隊開進娘子關。馮××先生由滹沱河北岸撤回井陘，十月十一日的晚上井陘車站發現敵方便衣隊，他的部隊還沒集合好，顧不到這險要山口，趕快再往裏撤。殊不知娘子關以後的退路，頗費研究的。

十二日敵人尾追突破井陘南的長生口。長生口到白關，這一條中央區的正面陣地，是由馮××先生的×師担任的，以他的素質論，是不能担当這麼重要的陣地的。

十三日×師長率了差不多全力去恢復長生口，以一營兵力守白關前面的雪花山，另以一部佯攻井陘。敵方以主力反攻，佔領我雪花山。雪花山是白關前面的高山，築有工事。我們要拿回來是相當困難。

十四日敵人由白關走山溝抄襲娘子關，離窰洞幾里路形勢緊急到萬分，娘子關

站旁的郵政局門口已架起小鋼炮。有的人主張撤退；黃先生不主張退，他明白一退山西就完了！山西完了，華北就真的亡了！他手裏沒有兵，幾個衛士抵不了事。有人勸他把密洞裏辦事處撤到後面去再想辦法。他死也不走。另外一位×師長派一連兵來保衛黃先生，他不需要，叫他們回去。半路上遭遇到抄襲娘子關的敵人，把敵人打回去。原來開赴晉北作戰的××部也增援上來，娘子關剎那間轉危爲安。

十五日孫××部和其他的兩部包圍白關間的敵人，敵人的番號是七七聯隊，他們在滹沱河兩岸作戰受了很大的損失，到了石家莊跟追我軍，到了井陘，而又直衝過雪花山，山高路絕，他們的重火器，運用不上，我們來一個堅固的包圍，兩千多的真正太陽牌啤酒，有法解決他。教導團，過去楊虎城的教導團，儘是些陝西的優秀青年，蓄積着濃厚的抗日情緒，這次達到他們的願望了。第一次在滹沱河北岸的龍王廟與日本的正規軍幹過。這一次他們担任圍擊雪花山西邊的敵人，犧牲在各部中算最大，攻得激烈，傷亡自然大。

### 三 倔強的俘虜

連日的圍攻，已殲滅敵人半數。尙未殲滅的敵人，後路被截斷。飛機來送接濟。子彈餅乾落到我們陣地上來。靠飛機送給養，他們的確陷於絕境，我們再有些時間包圍，餓也可以餓死他們。在白關後面的西建梁的西邊，半坡上有一個小洞，竄進去四個日本弟兄，一個官長，他們失了方向，斷了聯絡。白天躲避在這小洞裏，傍晚或黃昏時到我們民衆家裏要東西吃。不敢亂跑，害怕碰到中國兵。但是天天去擾亂我們民衆，民衆自然不勝其煩，向自家軍隊報告了。

他們已經成了困獸，況且祇是五個敵人，無須遣調大兵，去了一個弟兄，走近他們時，敵方官長就一槍打傷了他。敵人如此強悍，不能不派幾個兵去，二十幾個弟兄來與五個人拚，衆寡懸殊，自然不是對手。但是解除他手裏的武器，才甯生擒。二十幾個弟兄圍着洞口喊『繳械』，喊得高，躲得深，走近去，他就打槍。於是在洞口燃起柴火，子彈着了熱度炸裂，四個敵人這樣完了，一個官長想逃出火坑，

到了洞口也就解決了。

折口方面也曾俘虜到三十幾個敵軍，我在嘉禾村聽到這個消息，連夜趕到總部，向×司令要求看看同文同種的敵國俘虜。這些俘虜非常倔強，睡倒不肯走，所以還沒解回來。

「我們這次的抗戰爲求民族生存，爲求世界和平而戰，對已失去戰鬥能力的敵國俘虜，我們主張優待他們，因爲他們是打倒侵略中國的黷武主義者，解除武裝的敵人，都是我們的朋友。那麼這三十幾個俘虜，×司令將如何處置他們？」我這個問題，最使×司令在事實上感到困難的，就是他們的倔強。

基於以上的事實，我們可以尋出俘虜的倔強，並不是本性的，而是當前的環境逼着他如此的，已成俘虜的人，在一羣異言語的敵人監視下，他心理上的恐怖，戰鬥時的殘忍，他自信沒有活的希望，盡他所有力量來反抗，以求速死。我們要優待他的一番美意，他們不知道，成爲落花流水。我們還可以舉出一個事實來說明日本

士兵心靈上不得已的慚愧來。在娘子關方面俘虜了幾個日本兵，我們問他是日本什麼地方人，他無論如何不承認他是日本人，說是高麗人。這裏表示出他們內心上有說不出的痛苦在。假如在他們將被俘虜前和已俘虜後，有一個熟悉日本風俗人情的中國人，以流利的日語來表達我們好愛的善意，相信他們一定要放下武器，和悅地站起來與我們握手。我們優待俘虜的工作，需要能日文日語的後方民衆到前方負責；前方軍隊裏正苦悶着日語人材的缺乏。

#### 四 困獸之鬥

×××住着的窰洞的山上，就是前線，也就是耐人思的娘子關。××軍軍長××先生對×指揮說白關敵人退了，可以派人去收拾收拾戰場，我想憑弔戰場，跟他們去了。十幾里路遠遠的山溝，卵石嶙嶙，走壞了我一雙俄國皮靴，穿着布鞋在這裏跋涉的弟兄，一定痛苦着鞋子不經穿。血衣，血袴，血襪，血鞋，血帽以及卵石上的血蹟，這裏簡直是一條血的山溝。

去收拾戰場的某工兵營長，他不相信白關的敵人會退，於是說某某部隊的諜報不可靠，我在每個部隊中總聽到互相不信任的煩言。但是，確有許多事實不能使人滿意的。

戰場上的空氣，整天震盪在飛機，砲彈，槍聲中。槍彈掠過山頂，激動空氣，吱吱的發響，好像稻田裏被逐飛起的一羣黃雀。一陣一陣響過，顯不出戰爭的激烈來。昨天到現在，儘是這樣零碎的接觸。因為敵人在作困獸鬥，幾個人一股，東衝一下，西襲一下，他們不因爲後路斷絕，恐慌潰退，甚至四面是敵，還是孤軍深入，以達到消滅敵人的目的。指揮者的用兵，以「置之死地而後生」爲原則。我們由南口到現在，始終採一條線的守勢，敵人擊破我一點，就動搖全線。所以往往一退百里，我們沒有運用「置之死地而後生」的原則來達到消滅敵人的目的與之對抗。爲避免敵方攻擊目標，士兵都由陡削無路的山背上進入陣地，開下山來休息的輜重營長，在山溝中一座廟上小憩；臉上沾染着很厚一層的灰藥與塵土混合的黑灰

，吃着帶泥的生蘿蔔，三晝夜沒喝水，烙餅把牙齦嚼痛了，今天回去要好好做頓白麵片吃，一位十四歲的小兵，清秀的面龐上流出掩不住的笑靨，沒有一點倦容，跳躍的童年，天真可愛。可愛他小小的年紀，也坦負起民族解放的責任。

### 五、乏驢嶺被佔

密洞太深了，五點鐘已經黑得看不見人，格外覺得雜亂。X指揮部要向北開，一切東西都收拾起，等待驛馬來馱走。我們坐着閒談。X X X指揮走來說：「X師長不聽命令，把全師人帶走不知去向。隨便把乏驢嶺放棄，況且敵人又不攻他，爲什麼跑？歸你——指X指揮——指揮的，你要負責。」我也不知道他跑到那裏去，X指揮也無處負責。天色將黑，X指揮隨部開發。乏驢嶺的恢復：要X X X指揮想辦法。

到了黃昏，前面來報告，敵人已佔領乏驢嶺，山腰上架起輕便鐵蒺藜，以眼前的人數，敵人攻雖不足，守是有餘。我們要收復相當困難，這樣敵人又佔優勢，即

使我們以最大的犧牲恢復了，這種犧牲究屬是額外的了！

兵全都使用出去，要抽調一部份來恢復之驢嶺，也不可能。向車站交涉車頭去陽泉運兵，車頭要不着。大家都莫奈何的對望着。回想到十四日的危險情形

月光皎潔的午夜，有一列由娘子關西下的傷兵車，只到陽泉，但是總比娘子關安全些。車沿着山麓走，住宿鐵路旁的伙食隊，打起地灶在烙餅，預備明天送上山去，行軍的秩序亂了，沒有押車的，也沒有路簽，這列車上的責任，放在司機一人身上。

車到陽泉，離天明還遠，天明後再沒去太原的車。五個傷兵在站台上盼望或者  
有西去的列車。



## 夜渡汾河

林江

### 一 危城

弔罷折口戰場歸來，一縷新的感觸，使我不忍遽辭這座古老的危城。牠已在敵機亂炸中，人們都向外跑。我爲珍貴最後的消息，仍由汾河西岸搬進城內，到最後一分鐘前再退回太原城。

我要迴覽太原城內的景况，因爲敵機的不時襲擊，時間上辦不到。八路辦事處長彭雪楓先生，他要助成我的願望，把小汽車借我隨意使用，這是值得感謝和愉快的事。同行的有上海新華影片公司來此間工作的吳薛兩位攝影師。他們無意中遇到最後機會來拍攝這座危城，不是無意義的。

汽缸上的電嘴子剛跳動，哭泣般的警報，在一羣重轟炸機聲下響着。我們爲謀汽車的安全，不顧危險，開到城下避難，避難室除躲避飛機者外，還儲藏汽油。這

裏的汽油在前一天的黃昏遭了火，現在還冒着濃厚的黑烟。失火的原因傳說不一，最容易判定的罪犯，是『漢奸』。這是責任問題，不是攔在漢奸身上就可了的。其實不負責任造成的過失，也等於『漢奸』。

暮色已蒼茫，空中始無機蹤。已定的計劃，給它破壞。傾圮的電桿，倒塌的房屋，一片的破碎，已夠我們難受。

白天的巡視不可能，黑夜中的太原市上刹那的繁榮，我細心地去觀察。

我每次經過石嶺關時，內心中總是浮起『這裏還能守一下』的信念。最後一次在三日的午後，我寄語安慰雲中河畔忠魂，猶以石嶺關來勉勵，孰知次日的晚上就陷於敵手！更想不到在土地淪亡的悲痛前，還串插一件痛心事。

敵跟蹤追擊，我軍不及進入陣地。即派工兵破壞道路，消極的防禦敵人前進。

官長下了『等我們的裝甲汽車退入關後，就引着炸藥』的命令就走了。這種裝甲汽車是山西造的，工兵當然是熟見的，但是，到了跟前，他們以為是敵方的，因為車

後有許多步兵尾隨着，就把地下的炸藥引着，僅是黃色炸藥爆炸，翻起一層黃土而已。我們的裝甲汽車仍可通過。再引着黑色炸藥，把躲在戰壕裏的幾十個同伴埋葬了，要破壞的道路還很完好。

石嶺關給敵衝破，在青龍鎮的作戰計劃，不能實行，半月以前構築成的防禦工事，非軍事家的我看來比較有進步的工事，不能發揮牠的作用。因此太原城的危殆，直逼而來。十一月四日晚上剎那間的景况，只有我以新聞記者的立場在街頭上觀望。

電燈廠裏的電力，仍舊輸送，因為連日炸彈的轟炸，電線網紊亂，電力不能送達全市，僅幾處路燈放着光明，黑暗處的行人，互相以咳嗽聲來探路，避免碰撞。散亂的電線，不留意時，像鐵鏢套到腳上來。

在偏僻的街道上，偶而可以找出個人來。靜寂的閭巷中，有一批人們在大肆活動，窮盪的漢子，拾垃圾的苦兒，手握着黃豆大的燈光，乘間踏隙的搜羅平日他們

被呵叱的紅牆門，今夜他們得自由出入。

幾天前政府通知民衆遷出城外，由警察傳達，警察先生挨戶說：「敵人要殺你們了，快逃吧！」全市騷然。由前線退回的軍隊：希望過太原時補充一些冬季用品，正式商店都關門而走，幸各小商販還留戀這最後一個市場。以剩餘的下等貨物，賣上等價，猶恐不夠賣。這麼好的銷路，二十餘年來沒有過。

可買的商品，有鞋，襪，毛線編織物和洋蠟。老糟子（酒釀），滾鷄蛋，豆腐，煮粉條的小食担。還有一個鞋匠，他是把握住機會，意料中需要他修補的破鞋很多，但是誰也不願意停留這危城中，買一雙新的穿吧。他的生意因此最蕭條了。小食担子給饑餓的人們包圍了。這個市面，在土貨商附近繁榮着。

郵政局的職員和軍郵同志，工作情緒與往日不同。總視察傅德衛先生在櫃台外邊防範無理取鬧的士兵來滋擾，他所持以鎮壓的武器，祇他身上——一身軍衣而已。他對工作很負責任，不到最後五分鐘不退走。這時確已到了最後，他約我同走，但是

我爲了我的工作，不能同行，彼此強作笑顏的別了，約在臨汾再見。

我走出郵政局，一對外國的青年夫婦在門首細話；他們的一切，我都不管，但他們滯留這城中不去，我有點不放心。

黑越越的街道，人羣匆忙的往來，他們沒有閒情來注意一個美麗的機會，一位青春還沒消逝的女郎，因爲黑暗的吞噬，看不清她的最美點，苗條輕盈的身段，有相當的動人處，浪逐於人羣中，賣弄色相。黑暗中難得知客賞識。希望艷粉的香味去勾引今夜夢裏情人。

閻百川先生這夜裏離開太原了，離開他經營二十餘年的太原了。

十一月五日天明後，在太原城裏的人物，可以數得清，衛立煌，孫連仲，傅宜生，周恩來，彭雪楓五位先生以外，還有一個不負軍政責任的新聞記者。

因有孫連仲先生來太原，知道東線北線的消息已淆混，榆次說太原已失陷，太原說榆次已兵臨城下。僅六十里的距離，情況失去準確聯絡，豈不笑話？這次晉北

戰事的進退與後退，完全受晉東影響。李默庵一軍及其他部隊在忻口大白水犧牲的代價，給娘子關失守掩沒了。孫連仲部的苦支精神，也在這個失敗中消沉了！

山西危險局面中，八路軍游擊勝利消息，還是不斷傳來，成了我們苦悶中惟一的興奮劑。

敵方知道我們防空撤退，飛機飛行極低，轟炸時間比那一天都長。

一輛坦克車，不上千的敵人衝破青龍鎮，逼近皇后園，明晨就可到太原城近郊作戰。今夜我們必須退出，其他的人都要退出，只有傅宜生先生不能退出，要與太原城共存亡。他應該與歸綏城共存亡，太原城由閻百川先生或其他晉軍將領來守才對得起綏遠民衆。這個大錯已鑄成，在目前的晉綏將領中，也只有傅作義將軍能担負起這艱鉅的任務，這是他人格的偉大，並不是他的軍事學識有超人的特長。我們一方覺得今日國家危機嚴重，一方爲愛護傅將軍，所以如此的來批評，希望傅將軍更加努力，担負比守太原城更艱鉅的復興民族工作。

## 二 怎樣渡過汾河

晚上九點鐘的時候，一切收拾好了，準備與太原城告別。北面的黑天空，有一團熊熊的火光，城外是起火了。爲掃清射界，有計劃的燒的。敵方隆隆的砲聲，隱約聽得清晰。是我們可以走的時候了。

向晉南退的路有兩條：一條經榆次坐同蒲路火車走，一條由太原南下汾陽，榆次已成問題，當然不能走，只好渡汾河去汾陽了。汾河上的橋壞了，過的人很多，汽車不易走過，我們決定出西門由鐵橋通過。到西門，已閉闔，壅塞沙袋，城外的路也已切斷。幾經交涉，允開城架木板以便利我們的汽車。我們三輛汽車一輛失散，坐汽車去找汽車，回來，城外路上已埋下地雷，不能通行。又折回南門走汾河橋，得在太原城內多走一回，心裏非常愉快。可是大街上昨夜的一切却不見了。

汾河橋與鐵橋間，沒有貫通的路。西北上有一條軍用橋樑，祇便利西北方下來的軍隊，太原城東南北三方的人馬車輛，必須由這裏通過。原來的橋已壞了一段，

剛巧壞的有水的一面。所以架設臨時橋樑渡過汾水。又在中間河水淺處填成一條堤來，和原來的大橋銜接着，還算方便。但是這夜上就覺得大大的不方便。

人馬車輛擁擠到兩里路長，前面的聽到橋斷了，要折回走，後面的往前擠，前擁後擠，像絞繩機上的繩索，愈絞愈緊。河邊上有幾輛裝甲汽車，擠在人堆裏等個空閒逃過汾河，人山人海，水洩不通。一位士兵等得不耐煩了，把馬鞭用勁鞭策，希望這匹馬怒，奔衝出一條路來，但是一無進展。就是衝出垓下的楚霸王來，也難突此重圍。

鎮靜的在路旁打火取暖，甚至有睡將起來，等擁擠過了再走。但是民衆見有如許軍隊亂逃，恐慌與驚駭，失去了主宰，像被圍的小鹿，跟着浮動人羣瞎撞。大人呼嘆，小孩子的啼哭，慘不忍聞。有人在詛咒山西政治，一座橋也沒架好；我覺得罵得並不過甚。

汽車絕難通過，周恩來先生見勢不妙，就主張單身擠過橋去，一切東西都丟了



，僅帶無線電機件。這時誰也不能照顧誰了，誰能過了河，就算逃了命，因為大明後敵機一定要來襲擊。

擠到橋上，人都緊貼着不大動，因為汽車堵塞了去路，同時彼此有跌下河的危險，所以不敢騷動。只騾子不了解這危險環境，仍舊尾巴一拂，兩條後腿使勁一伸來搗亂，有幾隻牲口已淹在河內，河水沒及腹部潺潺的流聲，越發有臨淵的戒懼。遠處有十餘輛汽車上的燈光移動，疑懼的恐怖，使人戰慄起來。大有劉備過河，盼望有趙雲來救駕的窘狀。有人主張把汽車翻到河裏去，這個意見受萬人歡迎，但是來擊擊的人很少，願意像碗邊上的螞蟻沿着汽車爬過去，行李與人墜入河中，還算僥倖，沒像石達開過渡時，人像落葉般飄浮水面的那樣淒慘。

已經子夜，待渡的人還有十分之八，這樣天明後的慘劇，不能想象。於是有人冒險涉水而過，有馬有大車的能如此過，沒有馬的人，只好擠到橋中間，擇淺水而涉。我也只好穿着靴子下水，冰涼的汾水，淹過膝蓋，也不撩起我的皮大衣，由牠

儘可能浸到水裏去，乘這河水還純潔時，多與河水親近一下，留個痕跡在衣服上，記住了這夜的創傷。留着將來，將鴨綠江水來洗濯牠。

過了河，好像把敵人打退幾十里，精神上輕鬆了許多。沒過來的在對岸叫喊，已過來的找尋部隊的喊聲。烘濕衣取暖的火兩岸均有，真是叫聲連天，火光遍地。

昨夜閻百川先生也由這裏過汾河，因為他有衛隊在替他開道，二百多輛汽車，流水般的通過了。要是這夜也派些人在維持交通；何至於幾匹牲口，兩輛汽車會把橋塞住。同時人馬過完了，也應該有人來負責破壞。雖然破壞了，敵人有法子過來，但是總要麻煩些。官長比弟兄走得快，兵士捨民衆前面跑，不負責的跑，沒目標的跑，試問你們跑過黃河再往那裏跑？

不過在這個混雜的局面中，體驗出我們中國軍隊的進步來，幾萬人搶渡不會發生慘案，確是難得的。

我們有三輛汽車在汾河西岸，所以仍有汽車坐。軍隊塞途，汽車從人叢中鑽出

去。大車時時截斷了去路，尤其過河，總是費了很大的時間，民衆疲乏，在路旁的蒙草裏睡將起來，汽車，大車，軍隊通過踏起的塵土，飛揚到他們身上，好像一條毛氈。小足婦人，坐在地上撫摩着苦楚的小足，就是他日夜不息的走，怎麼能跟得上呢？看見了她的足，也想起了我潮濕的足來，因為夜寒的侵襲，麻木得像冰箱裏取出的冰黃魚。

天色曉亮，道路看清楚，可以快快的走。但是空中的顧慮，隨着曉光逐漸增加。路旁翻了許多的汽車，不是夜裏走錯了路，定是遇了飛機驚慌而翻了的。我們到交城住下，交城離太原百廿里，這百廿里內的民衆都逃了。

——秋江

## 在西戰場

### 一 盤旋山地中

在××縣城過夜，王逸羣同志把他同炕睡的一位脫了軍衣的人介紹我『這位就是徐向前』。幸會，記者竟能在他的故鄉會見了這位戰士。他方才從前方回來，明天又要到前方去。朦朧的燈光，照射着他的枯瘦的臉盤，他睡在一條長大黑色被子裏，隨便閒談一忽。朋友告訴我，徐氏有次回家，他的姑母要給他作一條棉褲，『這條棉褲你作不起，』他說『你要知道，我們還有四五萬人都沒有棉褲。』如今，抗日前線上的將士棉衣問題却已解決了，清晨告別時，徐氏立起了長大的身軀道別，他穿着棉服。

××軍的隊伍中分辨不出長官和士兵，伴我上路的一位通信員，一邊走一邊縱談國際情勢，也許材料上有多有少，但觀點上，他們的火夫和總司令都不會有什麼

異樣的。

我們一同翻山到司令部去。這是××山脈的黃土台地，是一條小道，除了兩端小路上有哨兵外，走進去，便只有沿着夏季的流水溝行進，兩腳踏着凌亂的碎石，看着重疊的梯田，左旋右轉，開始在山地中盤旋了。我們翻了幾個山頭後，方向有點模糊，恰巧遠遠的田邊上有個老農在犁田，便趕過去問，當這老農看到了我們的灰色衣影時，拋下了牛犁，抽身便跑，我們明白他是怕被拉夫，忙大聲喊給他聽，我們是問路的。他聽見口音，停了步，端詳我們一下，才走過來，微笑着說：「你們是××軍？」

當他聽說這來人，的確是××軍時，他不再逃，但也不走近我；他先到另一方面拿了水罐來，望我們喝水。

他要我們坐一坐告訴他戰事的情形。

『怎麼前幾天炮聽得那麼近，那麼響……？』

他笑了，聽說『我們已經勝利。』他詳細告訴我們各部隊通過時候的情況。我們看見××軍，村子裏敲一下鐘，全村大小老幼都進山，我們看見×××，打亂鐘，全村大小老幼都出來歡迎。我們遜謝了，又依着他的指示走上長路。路上，通信員告訴我，這裏老百姓有點『愚而詐』，當某次運給養的大車遇飛機投彈時有一些老百姓借機便把幾十袋軍用麵粉私自拿跑了。

登到山高處，岩石極美麗，天然的裝塑使卵石像一顆顆明珠似的嵌在紫顏或藍顏的岩層裏，層列井然。那裏開墾出來的荒地上，也便拌攪着不少雜色斑紋。滿山荒草裏，蚱蜢正正振翅求偶，作出一種奇異的調子，伴着我們走路。

又盤旋了半天，到了前方司令部。

## 二 在總司令部的四邊

山地斜下去，是盆地，這是一個很大的盆地，依盆地的四邊，密密地種植着白楊林；村公所前有個便衣放哨者，我們的通信員認識他，由着他的指示，我們走上

了到司令部去的大道。

山西省的農村裏，房屋的建築有如都市。那磨磚的高牆和鱗甲厚瓦，表示出多半是殷實之家。可是我們也並沒有忘記，在來路上，一些承租的佃戶是住在土窰裏。總司令部的村外，有羣耀目的白羊在徐步，牧童倚着一顆老柳樹，在明媚的日光下，睡着了，辛勤的農夫們在田地裏作冬耕，老黃牛幽閒地搖着尾巴。一個老婦人跑來送飯。這裏令人奇怪的是一切景象都表現出並不是一個戰地。

村子裏有號兵吹集時我們進了村子。

村子裏到處散佈着恬靜的氣氛，士兵在這裏變得似乎比農民更爲老實，他們不獨不敢欺壓百姓，反過來，老百姓反而從他們的手中賺了錢。當半月前，這裏沒有一個人，這是慢慢地下山，老人，幼童，壯漢，婦女依次地回到自己家裏，而一些小營業便也在街頭開始了。

幾個最高的領袖都住在人民裏，房對房，一方面是辦公重地，一方面院子裏，

小孩子在捉迷藏或做其他遊戲。最高的軍部不如村公所，他連那兩面『公所重地，禁止喧嘩』的牌子都沒有。較異於普通農家的只是多一二個衛兵。

在這裏，記者陸續地會見了許多人，自最高的領袖以下，沒有一個人不在表示着抗日的決心，和努力着避免一切任何磨擦。他們多半有着濃濃的落頭鬚，樸質隨便，態度極爲誠懇。『一切爲了戰爭，一切爲了民族』。我看見×××氏新寫了一本小冊子，討論抗戰的基本問題，分發到各處去讀。×××氏也要寫一本專論戰術的冊子，將來擬分送各友作參考。過了一天，青年的××師長也從前線回來，這次抗日軍從陝北出發，×師又是作了先鋒。一月後『我們部隊和民衆將沿着太行山，使平漢敵人疲於奔命，』他們這樣自信着。

記者住的房子是軍隊課室的外間，房門外也有幾株蔽天的大楊樹秋風吹打着落葉，記者依着樹，看着一碧如洗的晴天上，敵機自由往來，聽着課室在教授着遊擊課。他們特別加重政治課程，一個部隊的指導員，很高興和新聞記者交換國際及政



治的意見。這一點，不能不稱爲是這個部隊的特色。

每天，這裏總要過幾次飛機，他們絕對不會知道這便是游擊部隊的最高指揮部，原因，這裏民衆有了組織，漢奸已然混不進來。任敵機怎樣偵察，也是空費力氣。

### 三 更向前邁進

雲層中的五台山上第二次降雪，各個小盆地裏的游擊隊正在寒風裏整隊訓練。綠裹腿在草原上踏步『一、二、三、四』，很有精神，有許多鄉下人圍着看。個個穿着大棉褲，吸着長管烟袋。

總部供給了記者一匹軍馬，騎着走上征途。行進中，又是盤旋在一個一個的小盆地裏。這些小盆地，限制了山西人的進步。舉目一看，四邊是山，沿着山腳是一些小村落，村民的來往不出十里，以物易物比較錢幣更爲方便。人民還在迷信神權，每個村莊裏都有兩個以上的廟宇，偶像也很複雜。神權之外還有紳權，農民和地

主夥種一季地，只能拿到全收斃量的十分之三。這些「有德的士紳」，死後還要立個石碑在要路口，讓人民來紀念他。在這樣的環境裏，大量的早婚，大量的生產，大量的死亡。腦筋裏雖有個無大的企望的將來，事實上，是在痛苦中混過了一生。

戰事到了農民的眼下，抗日的第一的口號很容易地便被羣衆所接受了。許多工作者都承認，以抗戰來組織民衆比用其他的口號更易推動與成功，山西民衆雖有他們歷史上的弱點，可是當被組織起來時，一點都不例外。目前缺乏的只是槍械，山西過了二十五年的太平日子，民衆向來沒有感到有槍的需要。可稱幸的，是現在省政府已允給槍支了。

當我翻過了一個高大山頭時，正遇到許多担架，載着傷兵由前方回來，這是自動組織的，老百姓揹着自己的門板或風門，日行百餘里，除了由各村的村公所供給一餐飯食外，並無一點額外的需要。有了組織便有了力量。這種設備雖然不好，但却比較裝在載重汽車裏，像貨物一樣的顛來顛去，已舒適萬分。青天底下，一羣羣

的粉蝶圍着戰士們飛舞，似乎在表示歡迎。

到了一個小鎮，是荒涼伴着空虛，除了村公所外，很難找到什麼行人。村公所的牆上貼着減價出售藥餅的佈告，說是爲集中現金，整塊藥餅可以拆開零賣，『勿失此機會』。據記者所知，山西一共一百零五縣，官方承認吸毒區域者已有六十二縣。晉北普遍的是烟膏，料面，晉南則是金丹。這裏買得着藥餅，却買不着飯。

穿過一個不知名的關口時，有一顆流彈在馬前打在石頭上爆裂了。馬吃了一驚，把記者摔下來。人生的機遇是個謎，一路上，遇到過多少次投彈，眼看着別人的死傷，而自己却僥倖逃避過去。

更向前，遇到一批運子彈的膠皮輪大車，他們時常遇炸，所以機警異常，我們便作伴前進。他們告訴我，天氣乍熱乍冷。再有一場風，天再陰一次，——西北的冰期便要來了。我們的傷兵，我們的戰士在寒風與堅冰裏的掙扎將開始。

## 失敗的原因

二十六年以來，每個人的腦子裏都印着一個模範省的名稱，這個模範省就是山西。九一八以後，山西當局聲言要訓練一百萬壯丁，武裝三十萬農民。全國的青年紛紛喊着「到太原去」，因為那裏有着實際的工作。蘆溝橋事變後，山西的青年隊伍到前線去勞軍，鐵的紀律是引起了多少人的驚嘆。南口陷落，各地的熱血者都這樣企望着：「好極了，讓敵人去到山西去受一個教訓！」

不幸，受教訓的反而是我們自己，感謝這個血的教訓給我們自己以自省的機會。過去，我們對於『大刀』的估計是過分，後來，我們對於晉省的民衆組織的期許也嫌過分。

的確，山西是一個比較有組織的省份，但大半的努力只是在表面上下功夫，我們並不菲薄剪髮，放足，修路，種樹……等新政，可是同時並進的紳權政治與紳權

政治却使前者僅成爲了一種點綴。在山西旅行一下，村中到處所見是廟多，路旁邊，則是官紳士大夫輩的記功碑多。一所所的高大村公所，莊嚴的虎頭牌，『公所重地，禁止喧嘩』，大家閉目想想：這是何等的氣魄。這麼悠長日子，雖然中途有着追趕時代而必需有的改進，但，本質上，却是毫無變化。

二十六年來的『休養』，雖然有着多少成績，但是在農村中間的怠慢，退却，愚昧，在近代戰爭上，是比外敵更可怕的大敵。

當前，山西作組織民衆工作的有三個團體，一個是『制裁壞官壞紳壞人』的『主張公道團』，一個是去歲十一月應環境需要而成立今年四月方開始工作的青年幹部『犧牲同盟會』，再一個便是成立不久的『民族革命戰爭戰地總動員委員會』。除了頭一個，被稱爲『公道發家』的紳豪組織外，記者和後二者的主事人多方會談後，實覺得山西的未來的民衆組織，定會有一個可觀的前途。戰爭減少了各組織者中間的不必要的磨擦，他們一致在認真地執行『合理負擔，公平分配』，『有錢出

錢』，『有力出力』的閻主任的主張。他們又認為戰爭的失敗是『只調動了正規軍作戰，沒變成爲全民作戰，老百姓沒有起來組織游擊隊與正規軍隊配合……』所以更在積極地武裝羣衆。

『犧盟』的一位主事者與記者談晉北的失敗時，坦白地承認了民衆組織不夠，但他們的環境也是很困難：『時常有人報告閻先生說我們都是共產黨，但閻先生很明白，我們也總設法使閻先生不再爲那些廢化份子所包圍。』目下，戰區內的民衆組織工作已有了不少成績了。

山西，這血的教訓，只是有一部份人對於山西的『樣樣不行』表示絕望了，而大部份的青年，依然是大批地趕到太原前線去，大多數不絕望，錯了可以改，跌倒了再爬起來。記者在南下的同蒲車中聽着北上的青年，在寒風淒雨中高歌進行曲，不禁起了深切的企望與起敬！

## 一 山西的認識

當記者到前方時，正是我們能夠固守忻口的時候。這消息使聞者都很欣然。忻口在忻縣北二十里，忻縣之所以名為忻縣乃是因為漢高祖出平城之圍回來，紮駐在此地時，將士忻然，因以名縣。在戰線上跑了相當時候，覺得我們如能保守忻口，便真可欣然。

太原第×路軍辦事處，彭雪楓參謀長對記者談話，他對山西前途完全欣然。他說：敵人怕山，我們愛山，山西正是這麼一個有山的地方，即使敵人打到太原，我們依然是沿山可以作戰的，這有什麼悲觀？只要發動了民衆組織，勝利還是我們的。彭氏是最早化裝來晉的一位，他對於山西各方面有着深刻的認識。

自然，我們不到最後關頭，太原依然是要死守着，歷史的故事不可重演。宋史載靖康之禍，金人欲割太原。李忠定公（綱）以爲國之屏蔽，不可棄也。諸孝純努力固守，金人不敢南下。後來，太原陷，敵人遂長驅南下了。最近過太原時，已見忻縣以下我們的工事正在構築。『收復失地必先保衛山西』，『保衛山西則應固守』

太原』，這是兩句很切要的口號。

關於這次晉北作戰失敗，原因說來非常複雜。但無論如何，我們却不能歸罪於士兵。士兵都是耐勞的，抗日的戰士，×路軍先前東進時便擴大了一批山西的隊伍，×××這次也指揮過××軍的一些舊部，都非常得手。記者從滂沱河下來路過一個東冶鎮，一羣李服膺的舊部在通過，雖然他們掛着很顯明的臂章，但問起來，却羞得抬不起頭來，死命也不承認是李的部屬。

可是平型關失敗後，某某長官的太夫人帶着大批官員夫人與什物星夜離晉，趕渡黃河，火車頭上都滿載着箱籠。不幸被擋駕，却在歡迎聲中，退回了運城。多少×軍的將官連敵人的砲擊沒有聽到，便退回了太原，依然是高官厚祿，毫不知恥！

繼續發生的事情還很多，沒有一件不值得痛心。山西人自己承認北方最窮，東方最懦，中部最富。目下，最窮的地方的人是被敵人在大量屠殺，婦女被作為機器運回本國。東部領袖人已顯出了賽長跑的特色。中部人呢，羣衆對他們用兩句話來



評價：『有力的已經出了力，有錢的却還沒有出錢！』事實上，這兩句話也可以應用到山西的各個地方。

亡羊補牢來得及嗎？來不及，只怕不肯悉心去補。顧祖禹用大筆寫山西四境，有聲有色：『東則太行，西則大河，北則大漠陰山，南則首陽，底柱，玉屋，濱河錯峙，孟津潼關皆門戶也。』這樣好的地勢，匯聚了四面八方的戰士，武裝起全省民衆來，正好在這高出海面一千尺至二千尺的高山地帶再來送給敵人——

一個血的教訓！

## 二 兩過太原

一去一返，兩過太原，都沒能逗留多大時間。

秋風吹得滿街都是黃樹葉子，更是增加了這個空城的淒涼。天天來飛機，太原是除了公務員外，沒有了人。每條大街上，都把每年植樹的小坑處，擺成小小的避飛機洞，恐怕地表上只有那塊土容易發掘，工事如此『馬虎』，殊令人搖頭。

太原的房屋高大，整齊，堅固，都爲他處所稀見。山西人比較喜歡住處舒適，全省除平定與榆次二地外，都是不吝惜材料來建築房屋，而因票號發家的宅子，尤其富麗到不可想像。

有人說山西窮了，由於人口增多上便可以看出來。以前，山西握全國經濟大權時，留在本省的多是十歲以下的小孩和五十以上的老人，而現在，到處都有年青人。山西人口指數不會銳增的原因還有一個，便是由於溺嬰，喬啓明先生曾作過統計，是一百二十八個人才有一百個女人。女人太少了。

到太原，在擬議中，是計劃着去訪問不少的師友，可是很失望，多半已經離開，少數因公他去，而且白天爲避飛機斷絕交通，整日陷在戒嚴裏，到了夜晚六點至十二點街上才漸漸有人，機關也便開始辦公，商店也就打開了半扇門。我們仔細觀察一下各處的顧客，多半都是隊伍中人。只有日用品商店營業最盛。

張培梅氏指揮下的執法隊，執法如山，使太原不至紊亂到不可收拾的程度。張

氏也時常穿着大棉袍出來巡查不法的軍人。戰爭時期，生命真是如草芥，外方人到了山西，行爲稍爲不慎隨時有被誤會爲漢奸的危險。十月十六日平民中學學生樊璋由省返徐溝，半路躲避飛機，把童子軍的領巾包書放在樹下，便被六十六師騎兵認爲係漢奸而槍斃了。黑夜出來帶個電筒，有時也有被稱爲漢奸的罪名。昔日罪名是『共黨』，今日的罪名是『漢奸』。

一種冷酷的空氣中也曾看到一羣熱烈活潑的快樂團體，那便是由丁玲領導的戰地服務團。這完全是青年的組織，不論男性和女性。連丁玲自己，都是一律穿着藍布軍服棉襖褲。他們有總務，歌咏，戲劇，通信諸部分，牆頭上還出着鮮明的壁報。

記者去訪問她，一道在吃着沒有油鹽蔬菜的白煮麵條，丁玲自謂爲這些瑣事麻煩得頭痛，她也希望將來爲環境逼迫着多寫一點什麼。談到『二萬五千里的長征史』，她說已整理好，不過緩印，後來她們在陝北整理的是關於戰史的一部。

丁玲很健康，眼睛很亮，永遠是在笑着。奚如是副主任，走出走進地工作着，一刻也不得閒。整個的隊伍裏隨時起着動人的歌聲。現在她們已到榆次去工作。

兩次過太原，都趕上秋江，溪映，到前方去，而在歸途中，又和陸詒在黃河中流碰頭，錯過了交談的機會。

### 三 幾個問題

記者離開太原的時候，忽聽到了西北實業公司解散的消息。暮色裏，遙想着環城四周的二十多根擎天的烟突，以後便不會再行冒烟，心頭淒然痛楚。

山西省的一部閉門造產史，如今將告一段落。可是，今後這麼多的機器，這麼多的熟練工手，便任它擱置着？自然，有一部分重要的東西聽說已起運。但這不是一部分人的事，而應當有一個通盤的計劃。這是中國的一點元氣，多少人的心血，多少金錢的代價，爲了抗戰，爲了自給，我們都應當設法運到後方去使用，不要使這中國第二的煉鋼廠，八百萬元的紡織廠，世界知名的洋灰廠……，無代價的擱

置，鏽壞，或入於敵手，山西的當局不應當再作無意識的吝惜，而後方的民衆應給以嚴格的注意和督促！

在前方，當我們的士兵告訴我敵人的飛機誤投下來敵人日常食用的食品時，用一種嘆嘆來結束，『我們吃的和他們相差太遠了。』他這話雖不是有意地發洩憤怒，而聽者却自發地有點感觸。我們的士兵的待遇的確太低，連必需的營養的成分都吃得不够，這是值得全國來注意的一件事。

自然，國內到現在還有靠着草根樹皮維持生活的區域，可是我們的士兵，在抗戰的前線，得有稍奢一點的享受也是應當的，最低限度也要使大廚房變爲下級軍官的小廚房一樣，使士兵得到慰寒的適量的脂肪和富於維他命的蔬菜。另一方面要嚴禁軍需人員的中飽，和促成軍官士兵吃同樣的菜的運動。

第X路軍他們是全體吃同樣的菜的，他們現在感到目下很苦，可是爲了神聖的任務，誰也不發一句怨言。冬天來了，脂肪能增體溫，能助戰士抗戰，我們要額

請，增加士兵營養品！這是一個當前的問題。

還有，各地方對於許多輕傷傷兵任他到處胡鬧，而不肯給他一點教育，這是要糾正的現象。其實，輕傷傷兵有個最大的用處，就是可以加一點訓練之後，使之担任宣傳工作，配合在青年學生團體中，使他們互相在受教育。傷兵從學生處學得說什麼話，而學生可從傷兵處學怎樣說『羣衆話。』

最後，就是難民問題了。這一問題，任弼時主任在前方和記者談得很詳細。把難民裝在一個籠子裏每天給他們一點延命的飯，這是最下的辦法，我們所希望的是把難民教育和組織起來，配合着軍隊來作戰，婦女兒童各有各的用處，絲毫都不能夠輕視他們。

在腦子裏，比較重要的先寫出上述四個問題。

——徐盈

## 西安景象

來到了西安，正趕上三日的歡送抗敵保安隊（即壯丁）出發，全部的襟圍和圍體都在隴海站台上列隊出現，高高低低的隊伍起伏伏的歌聲。出發的隊伍高舉着各界送的猩紅戰旗，大隊背着小包裏，踏着慢步，走過了站台邊，『坐下』口令之下，大家坐着候車。

記者沿着隊伍的行列，從東端踱到西端，看着羣衆的熱烈，的確使人興奮。可是慚愧，站台的西端上，還有許多受傷的同志匍匐在那裏呻吟，他們的血色從衣服中透出來，臉色憔悴得蠟黃，一位守護的川軍同志正立在那裏發牢騷。事實上，西安的青年很熱情，他們的担架隊和慰勞隊都組織得很好，但因沒有整個的動員起來，使千辛萬苦的戰士回到醫院門口還不得不匍匐着冰涼的水門汀。

『你們看看』，那位川軍同志還在說，『這不叫出征的寒心嗎？所以，我們總

以爲最重要的是後方，後方組織好，我們死了也情願，後方一定能夠又補充上去，我們一定能夠成功！若是不這樣，我又何必放下了排長不當來當一名兵，我不必去抗日，我那裏還有心腸？」

我們不必諱言後方工作似乎還不夠。我們要隨時實行自我批判，却不可以掩飾起來。歡送鼓舞不是不需要，而實際的表現尤其應重視。一個從前線回來的人，總覺得後方還免不掉有些不必要的磨擦，這不是什麼好現象。

過去的陝西，的確可以稱之爲在『水深火熱』中過日子，經這幾年來的休養，各地已入了正軌，朋友告訴我說，雙十二的軍事自然給地方上以影響，不然要會更好些。省府當局無論從那一方面看來都在勵精圖治，朝氣蓬勃，特別是孫主席自己的隊伍也在前線，而且有着很大的傷亡，省庫的財政雖然奇絀，可是對於因着環境而擴大的支出及抗戰的應有設備，無不在努力的作。各方都在希望開展民衆運動的聲中，省府杜祕書長，也對記者表示同意：『非有中央開放民衆運動，後方決難健



全」。不論從那一方面看起來，政府的態度是非常賢明的。

只因爲潛伏的舊勢力太鞏固，所以成績還欠顯著，「上方的德意成了病民的桎梏」的事也不稀見。苛捐雜稅雖然免了很多，可見攤派却是沒有停止。全省雖然有了三千多個合作社，可是高利貸仍難絕跡。壯丁將有大批的離村，這以後，春耕的生產者將成爲陝西的一個當前大問題。

記者看着大批壯丁登了車，在壯烈的歌聲中他們去盡國民的天職了。他們拋下了熱情的一瞥，意思是，男女歡送員們，後方工作請你們堅決的執行起來！站台上，飄忽着紅旗子，黃旗子，藍旗子，白旗子，旗子迎風招展作響，它們似乎代表羣衆作答覆。

西安別了一年，車站附近的建築加多了，但是最好的中山大街的馬路已有點破壞。據說一月前，馬路上還不像樣子，因爲各處都在作防空工程，鼓樓的四邊的繁華依舊，冬天了，各處都在掛出了臘羊肉，塗着紅色像是鮮血。

每一次的變化使西安增加一次繁榮，這繁榮是畸形的發展，並非是由於陝西農村的購買力加強。蘆溝橋事件發生以後，西安人口大見增加，難民一項，綜計是近兩萬，但經政府收容的有七千，經過陸續的送出作工（公路，紗廠，僕役）和出走後，現在只餘了二千，管理得很好，市街上看不見難民在徘徊。

在街上，最觸目的是西安臨時大學的學生，是平大。師大和北洋的組合，十一月一日開了學，課却没有上，無論何地都有他們。從那在圖書館裏開礦者起，以至於電影院裏五六角一場的顧客們，多半都掛着『西安臨時大學』一個三角藍字徽章。

在西安，學生抗戰後援會一部分的工作的確很緊張，國難教育已有一部份實行，他們分批担架救護及鄉下去宣傳，一輛自行車伴着一個臉紅衣裳滿是土的騎車人是很多的，很值得敬佩。當局很注意宣傳，民政廳最近也要把『候差』的官吏編隊分配到鄉下去，同時更注意加強了『保甲組織』。希望不久有一個突飛的躍進。

目下，西安各地都是在爲傷兵忙，但傷兵一天一天來得超過了預定數十倍，不獨沒有設備，而且沒有地址。民政廳的會客室劃成了棉被褥的儲藏所，大院子裏滿是鋪板和板凳。在那間滿儲着被褥的會客室裏，偶遇到陝西省的土布運動者劉任夫氏，他以爲當這外貨不能來的時候，正是我們提倡農村手工業的一個絕好的時期。

西安現在可以說又是一次繁榮時期來臨，各方面的人都來此地集中，各種貨物一律上漲，飲食業尤其發達。記者走在大街上，看看北平式的『一條龍』，上海式的菜飯館和西北的牛羊肉飯館並存着，不由得起了多少記憶和痛楚。

——徐盈

## 一個典型戰士

同蒲車裏，我遇到一個歸隊的抗日戰士，他有兩個傷疤，一個在左太陽窩上，敵人的刺刀只刺割去了他的瓜子大的一點骨頭；一處是在小腿肚上，已結了一個菊花大的傷疤。他病好了，正在各處找尋他的十三軍部：歸隊。

遼遠的長途，遲緩的行車，輪車軋軋中，他向我詳述他的半生經過。

他是定縣人，這裏的人也是抱定『好人不當兵，好鐵不打釘』的。雖然有人也會去東北開拓，可是當兵的很少。他有一個弟弟，就在東北做事，九一八後，回來了，他說『中國人不能再活，要不打日本，我們只有做奴隸』所以弟弟不久就去當兵了。他的父親着了急，叫做二哥的他——帶了三十元錢去找尋，他沒有找弟弟，『爲了打日本』，他也在信陽入了伍。

他便成爲十三軍的一個戰鬥員，師長是湯恩伯。

三年了，好容易盼到開到南口打日本，他們一連爬在一山頭上，支持了二十多天。他們乘着黑天，『摸』了他們兩次，都得勝了。誰知後來只准守不准攻，日本的大炮太厲害，終被敵人衝來，他們連長立刻被敵人殺了，他也受了傷，就勢一滾，向山下去，這裏草有五尺厚，幸而也沒有受傷。『老百姓待我們太好，山太高，不能用桶，打仗時候就一壺一壺的給我們送水，弟兄們受了傷，又儘一天一夜把我們抬到下花園』。

我們的戰士到最後一剎那，總是手拿着一二個手榴彈，當敵人們要來割我們頭時，我們先裝死，等到走近時，便把手榴彈炸了，自己死了，還可以賺一個敵人。他被輾轉到了鄭州××醫院，在那裏住了一個多月那個院長很不好，被子，衣服，鞋襪，什麼都不肯發。傷兵問他。他說：沒有，不信，你們就到重傷兵院去看，於是羣衆都一擁進了重傷兵室，把院長打倒在地，不能行動。有個××營長說話，你打死了他不是更達不到要求，可是羣衆更怒了大罵漢奸，漢奸。把那營長也

打得不能再說話。第二天，我們就有了被子，衣褲，鞋襪。

『我傷好了，』他說，『請求出院，院裏說，大出五元，小出三元，要是隨時出院呢，一天只有兩毛錢的飯錢，發五天，我等不及了，就拿一塊洋錢，出了醫院。』

他連走了平漢，隴海，同蒲，在尋他的部隊。

最後談到了家鄉。他憤然地告訴我定縣的人一個也不准走，縣長是大漢奸他領頭投降了降，當大羣難民過沙河時候，縣警不許人們過去，上面飛機炸，下面巡警打，男女老幼不知道死了多少。

定州終於燃起了抗日的火焰，沙河線上，人民團結起來，用土槍和土炮對日本打了三天。

『我要找不到部隊，就去加入第八路軍，他們用遊擊術，他們打得好。我們要打敵人，我們不能等着再挨打了。』

——徐盈

## 白楊林中集會

前線上的一個白楊樹林頂上來了一架敵機，盤旋了一匝，毫無察覺的向前飛去。這個樹林裏面，在樹蔭交織中，正是晉北××縣的村長在開聯合大會，解決『優待游擊隊家屬問題』。

沿着兩列大樹的間隙，用各種式樣的小桌子併集起來成爲一條蜈蚣似的會議桌，上面擺着洋鐵和水壺和粗瓷大碗，兩列的板凳上密集着人羣。這都是二十餘年來在模範省制下最優良的人民。出席人除了村長是當然的委員外，另外還有公道團和犧牲同盟的主持人，和×××軍組織游擊隊的軍人（這些軍人，都是屬於新成立的戰地動員委員會組織下的）。

狂濤似的變化使我們的古老農村裏有着巨大的變化，任何一個農村的集會上，我們便可看到各種型式的農民。在這裏，我們便可以看到各種農民，小商人，退伍

的兵。公道團過去的目的爲『防共』，主持人多是紳縉之流；犧牲同盟是新興的組織，便有小學教員之類人來參加。X·X·X軍的組織者一律的灰軍服，帶着青白的帽徽，雜坐在羣衆裏。

近年來，記者雖然是不斷的在我們的古老農村作着旅行，可是像這樣民主的集會却還從未到過。在這裏，每一個出席者都發言，都參加討論，盡量地把一個問題想得周到而又仔細。自然一個瑣碎的小問題爭辯得很久，乃是一種時間的浪費，可是：我們不能忽視的，是羣衆對於自己的問題』的探討是有着最大的熱情和耐心，這是『本身的利益。』

優待游擊隊的家屬問題是這樣：男人出征了，沒有了男人在家的人家，水的問題，炭的問題；都要由別人來幫忙，使游擊隊員可以放心地去長征。這兩個問題便討論了將近兩個鐘頭，因爲都要說話，便使個簡單問題扯長了時間。最後決定的辦法是：各村調查各村的家屬情況，由戰地動員委員會按有錢的出錢，有力出力



的辦法，『公平分配，合理負擔』，主席頻頻說：『千萬不要再加到窮人身上去！』

看到羣衆的熱情。立刻便會想到羣衆爲什麼有這樣的熱情？這便是由於戰區裏的農氏負擔已然減輕，免租免稅，改良租佃制度，廢止高利貸，而戰爭的烟火，尤其刺激得他們需要組織。羣衆知道在目下要做的事情，不是爲了別人，而是爲了他們自己。

當大會正在討論游擊隊的紀律問題時，『托托托』的跑步聲自樹林一端透過來，大家都抬起頭來看，原來是綠褰腿的游擊隊員們不放心，他們更關心自己的事，所以自動集成隊來參加。主席便忙着跑過去向他們說：『你們有代表在這裏，請你們放心』。一個枯瘦如石碑似的漢子，動着兩果綠褰腿從羣衆中擠出來，告他們說，大會有好的決議，不過現在不需要大家都參加。

於是，隊伍退去了，在尾巴上，記者看到了一個八歲的小綠褰腿，也在精神勃

勃地走，忙趕過去，問他爲什麼加入游擊隊？他翻翻大眼睛說『我要打日本！』

這點小小的騷動過去了以後，紀律問題依然續談，對於開小差，和請假不來都  
有所決定。以下，又是『有人破壞，怎麼辦』的問題。大家決議：如果實在，處罰  
家產十分之一，輕的，開大會叫他們自省，

會將結束時，主席又加重地講閻主任的合理負擔的意義，『大家要注意，不論  
抽一筆錢，一担糧，不應當再派窮的，不要再搗鬼，不要不公平，要實現有錢出錢  
，有力出力！』因爲這次集會，老朽的村長依然是有的，這話就是說給他們聽聽。

最後有人提議，要慰勞游擊隊隊員，『大家歡迎他，慰勞他，好話問他，』全體  
大大鼓掌表示贊成，尤其同意，『設法使其一天天的加多！』

散會時，主席鄭重地又在說：『我們要講民主，開了會就要作，游擊隊員如果  
再跑回家，就抓他回來。家裏已有了優待，再戀家，不應該。不然，××軍的人都  
要回家了，誰去打仗？』

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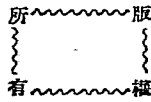
散會了，村公所請大家去吃飯，一架敵人的偵察機又緩緩地從密林上空飛過

——徐藍

中華民國廿七年一月出版

實價貳角

# 西 戰 場 速 寫



編 者 陳 思 明

發 行 者 生 生 書 店

總 經 售

上海霞飛路呂班路口  
新生圖書雜誌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  
世 界 書 局

Sp